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二

紀行下

律詩三十六首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恨別

洛城一別四_{作三}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_{注曰一云六}

蜀草木變衰行劍外_{注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兵戈阻絕老江

邊_{注曰道路梗阻未可歸也}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_{注曰}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_{注曰此司佐}

新野縣于河南三橋故也。趙曰乾元二年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出穴也

遊子

巴蜀留帶_{而愁也}九江春草外_{注曰九江名}三峽暮帆前_{注曰}

巴蜀留帶_{而愁也}九江春草外_{注曰九江名}三峽暮帆前_{注曰}

三峽正長南下之所歷_{注曰}獸就成都卜_{注曰史記器君平避世}

獸就成都卜_{注曰史記器君平避世}休為吏部眠_{注曰晉書畢卓太興未}

休為吏部眠_{注曰晉書畢卓太興未}卓因醉夜至其壘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與吏部

卓因醉夜至其壘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與吏部

而_也蓬萊如可到_{注曰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

蓬萊如可到_{注曰漢非乘槎可上風颺道阻蓬萊無可}

衰白聞羣仙_{注曰世說蓬萊有羣仙及不死之藥}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

使君諮議諸昆季魯曰此詩奉簡嚴遂兩使君以比蜀之名士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淡淡作漠漠春郭

水泠泠全蜀多名士朱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出載其英

揚雄今早而挺生○趙曰多名士指言當日之人以引下句嚴家聚德星朱曰陳仲弓從

德星聚太史奏賢人聚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趙曰指言自閬

不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趙曰言為身入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不得優游

而觀賞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朱曰師古盡室

畏途邊趙曰盡室全家也左傳盡室以行莊子畏公

再鎮成都故云不成向南國作游西川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也

長林偃風色迴朱曰一作復意猶迷衫裏翠微

益蓋以翠微山色之輕縹也○趙曰言山中翠微之氣潤意衣服也馬銜青草嘶朱曰一懸

斜避石閣道也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西飄媿老

妻

行色遞隱見朱曰孔子見盜跖回遇柳下惠於魯東門曰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盜跖耶○趙曰言山有高

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師曰言山環合其身遞隱見也棧閣道也人煙時有無僕

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朱曰天台賦始經

山中之人以其有轉石驚魑朱曰魑依屬也鼯鼠也荀卿

驚而轉石驚之抨弓落枕鼯鼯鼠五技而窮○蘇曰佳績

為黔江太守官署後多鼯抨絃即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

途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

立之曰漢相典號驄馬御史此句指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今不知雲

雨散

宋玉高唐賦秋兮如風凄兮如雨風上雨霽雲無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師曰雲雨散喻別離也

虛費短長吟

朱曰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闊

朱曰雋州西有烏白蠻○鄭曰梁益記雋

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

朱曰公孫述以永安為白帝城○師曰此二句言阻遠也

船經一柱過

朱曰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留

朱曰一作滯

登臨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工二十二判

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

朱曰謝靈運詩回沙似娟娟

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長鐘雲外濕

煙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空山其煙比題中所謂不得上岸也

柔櫓輕鷗外白鳥

賢

趙曰船櫓在輕鷗之外忽忽遂行不得如鷗之遊漾所以含情而覽鷗之勝我也

大曆二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岳八人居夔

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

朱曰傳杜八年巴人伐楚○修可今辭楚塞

今辭楚塞

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朱曰江文通望荆山詩奉義至江漢始知楚長謝靈運解

纜乃流潮又入舟陽已微○趙曰楚塞指白帝城不樂而長吁者有萍梗流離之傷矣

空轉深啼狖

鄭

虛隨亂浴鳥

趙曰舟轉於峽中之空處其間啼狖愈在深處矣舟虛隨於浴之鳥是謂之亂浴則非

石芒口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蘇曰陰亮山行謂友人曰空翠爽人肌膚清泉清人

疊壁排霜劍

趙曰指言巫山也其立如劍

奔泉濺水珠

蘇

查浪騰上下

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

鄭

平劃山橫

鄭

盛弘之荊州記昭君宅有無洙曰神女廟傍有昭君村○鄭

宅○趙曰蓋年歲久遠曰寰宇記崑州巴東有王昭君

不知昭君宅何在也曲留明怨惜洙曰怨惜一作怨別○

府有昭君怨夢盡失歡娛洙曰昭君宅有夔州子美負薪行云若

倫昭君辭曰王明君者本為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

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顯也其造新之曲多哀

怨之聲神女峯在巫山宋玉高唐賦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書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又神女賦曰楚襄王夜

寢夢與神女遇其狀其麗寐而夢之寤不自識○趙曰夢則楚襄

王夢神女是也此已初叙其離夔州擺盪盤渦沸洙曰郭璞

入船所歷之景及弔古之事如此轉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洙曰江賦流風若

烈風纏地脉冰雪曜天衢洙曰易何鹿角具走險洙曰文十

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狼頭如跛却洙曰詩狼

不德則其鹿也錢而走險急何能擇言鹿曰錢而走險○趙曰鹿角

竟其尾注跛躡也進則躡其胡退則跛其尾山左傳言鹿曰錢而走險○趙曰鹿角

色高卧負微軀趙曰今遇惡灘寧不變色乎高丑全傾

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泉兀洙曰困于死地必斯須

蘇曰陶秀行次豫章嘆曰生涯如泉兀胡不悲憂身韓不有

既昨入吳榮死地脫於斯須之間今日思之令人毛骨平川決洙曰一

焉知眾壑趨乾坤霾漲海功曰言水渺茫闊遠

矣雨露洗春蕪蘇曰史惠曰征塵蒙鷗鳥牽絲颺趙曰

絲也謂之牽絲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洙曰謝玄暉晚

散成綺殘月壞金樞洙曰木玄虛海賦大明鑣響於金樞

江靜如練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洙曰謝靈運詩新蒲

處穴兒爭水馬夢符曰右按本草水馬生水燕子逐檣鳥趙曰

上刻為鳥形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洙曰謝靈運詩側

也燕如逐之瓏前聞辨陶牧洙曰顏延年七澤謁荆牧牧陶牧也地名○

瓏前聞辨陶牧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注陶卿各郊外

牧轉眄拂宜都洙曰劉備改夷陵為宜都縣郭南畿好洙曰路入津

亭北望孤趙曰懷長安矣勞心依憇息即詠畫昭蘇趙曰畫字開謚

之意遺樂還笑其迷賢與愚趙曰人情歷艱險則悲憂逢平曠則笑樂當是時雖身之

老志之衰矣豈飄蕭將素髮洙曰秋興時素髮颯以垂領汨沒聽洪

復論賢愚哉蘇曰上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此

出文章敢自誣蘇曰上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此

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洙曰頽延年詠阮步兵詩窮途能無

哭而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洙曰王陵傳陳平謂

陵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謂當朝廷而諫爭蘇曰後張

綱曰吾廷諍是非屏棄茲佞非欲作自己名目端酬化有補王

室而益黎民吾死亦無憾何況生焉趙曰公言其心一拾遺時

嘗論安瑄有才不宜廢是為廷諍以酬君王碩遇之因目馬酬造

化樸直乞鄭曰去既切江湖趙曰肅宗以公言房瑄山置却區

之灑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趙曰却區

區趙曰公以諫許曰流落江湖迫灑瀕逾喜近天皇先披

古畫圖承符曰右按渚宮故事張僧繇避侯景之日來奔相東

圖畫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識

者謂右軍絕筆湘東鮑潤岳謂曰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由神

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

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竟嘗於此寺畫龍不時點睛

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唐朝

閣立本一畫無對立本嘗至荆州視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各月明

日又往觀之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

留宿其下十餘應經帝子渚洙曰謝玄暉瀟湘帝子遊江淹

日而不能去王徵君詩北渚有帝子瀟湘不

可期帝子見楚詞定功曰楚詞云帝同泣舜蒼梧洙曰禮

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娥皇娥英矣舜葬倉

梧之野謝玄暉雲去蒼梧野顏延年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

謁帝蒼山嶽趙曰公之懷舜深矣子作名劍五枚秦客薛燭善

盧洙曰吳越春秋越王允常歐子作名劍五枚秦客薛燭善

相劍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氣託靈有游出之神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誅則去之
它國允王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弑吳王湛盧去如楚也鮑明
遠天子旄頭初倣擾星也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也趙
按劍怒日相始鶉首麗泥塗鶉首秦之分野蜀雍州趙曰鶉首星
為亂也度之名分野則雍州也麗泥塗此言橫德元年長安陷也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

鹿走百野鶴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歷塊匪轅駒洙曰晉嵇紹在稠人中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

故有野鶴故有野鶴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洙曰伊呂呂望韓彭

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鄭曰搏徒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羽遠搏扶未必

免崎嶇洙曰莊子齊物論荏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往

舟過夏人肌膏故云空翠撲肌膏薛夢符云水馬生海中頭如馬形長五
六寸蝦類也今所在池塘亦有之差小耳俗亦呼為水馬王蔡登

避侯景之亂來奔相東王繹承制拜右將軍僧繇善畫為南郡之
冠嘗於天皇寺栢堂圖盧舍那佛像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

之內寫素王之容雖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
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曉其意及後梁滅二教梁為附庸荆楚

嘗於此寺畫龍雷雨晦冥忽失龍所在盤渦解在前鹿角狼頭皆
惡灘名泉兀不安貌夔地險稍出江陵則平矣故曰不有平川快

放船新添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泠泠寒

流林無徑入獨鳥恠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山館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蘇曰張茂先北風凜冽天色正寒游子不歸吾心如割雖有尺

書吾不能達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山

鬼吹燈滅厨人夜語闌趙曰楚詞有山鬼篇此山語乃楚地矣晉傅玄詩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

杯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迴棹

趙曰此公厭衡山之熱峴山之涼欲迴棹而往蓋公本襄陽人也

宿昔試安命趙曰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自私猶畏天心曰言雖私已自便而終

不若小人之勞生繫一物勞生繫一物趙曰人之勞生不免繫一物若利若名皆是矣四客費

多年衡岳江湖大鄭曰荆州記衡山南岳也周山六地受瀉

偏趙曰蒸池按衡州衡陽縣云吳之臨蒸以蒸水名也者其氣

經云蒸水出重安縣南又東北至臨蒸至湘謂之蒸口散才嬰薄俗趙曰以閑散之才為薄心所嬰繞此

俗乎流有跡負前賢趙曰賢者每以跡為累故以絕迹為貴

巾拂那關眼趙曰巾拂所以莊肅形容谷之物瓶壘易滿船

蘇曰洪喬解官去長沙臨火雲滋垢

膩洙曰淮南子凍雨裏沉洙曰綿洙曰思玄賦凍雨霈強

飯蕞添滑洙曰強其亮切端居琴韻煎夢符曰右

邵之間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人每年採擷不過十五六斤其色如鐵芳草異常煎之無脚彼人所餉渠江者乃東平所出

因狐假焉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趙曰此在湘潭之詩最為卑濕蒸鬱對之觀故清

思漢水而涼憶峴山也公順浪翻堪倚洙曰江賦水夷迴帆

又省牽吾家碑不昧洙曰杜預沉王氏并依然洙曰王

井 几杖將衰齒落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

焉遂性同漁父 洙曰屈原莊子皆有漁父篇 成名異魯連 洙曰史記

城歸而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趙曰如滄浪之漁父不求名聞番異魯

仲連蓋仲連却秦軍下燕 篙師煩爾送 鄭曰篙 朱夏及寒

城雖不受封猶為取名也 泉 趙曰語篙師云煩爾送我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

府諸公 趙曰語篙師云煩爾送我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 洙曰王莽傳延

士不及白屋師 孤城麥秀邊 洙曰宋世家箕子朝

周過故殷墟城毀壞 濟江元白門 趙曰濟

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諒之其詩曰麥漸漸兮禾麥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

狡童者紂也 濟江元白門 趙曰濟 春鷗

思舊賦歎黍離之閔周悲麥秀於野墟 行色兼多病蒼茫

府盛材賢 洙曰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 行色兼多病蒼茫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番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 洙曰賈誼何 形骸元土木 洙

必懷此都 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 洙曰左太冲姦 干戈

龍章鳳姿 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洙曰見今日暮途窮注

能無 雨洗平沙淨大街闊岸紆鳴鶯隨汎梗 趙曰鶯音

動也 別燕赴秋菰 洙曰宋玉燕翩翩其辭歸○蘇 樓託

得梗而託之故 別燕赴秋菰 洙曰宋玉燕翩翩其辭歸○蘇 樓託

將隨之梗固亦難安李充云別燕背人去双起秋浦菰○趙

難高卧朱曰孔明高卧南陽○蘇曰胡蕭年來托食寄棲區區

託難於高枕以自安也 飢寒迫向隅飲酒一夫向隅而泣 寂寥相煦朱曰漢武帝昆

沫朱曰莊子與其相煦以濡相濡以沫孰若相忘於江湖 浩蕩報恩珠朱曰謝靈運

街明珠報之以隨矣見傷蛇 溟漲鯨波動朱曰謝靈運 衡陽朱曰謝靈運

鴈影徂朱曰蜀都賦云候鴈街蘆木落南翔 南征問懸榻朱曰語

朱曰陳蕃為樂安太守禮郡人周瑒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東逝想乘桴朱曰語

濫竊商歌聽朱曰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 時憂卞泣誅朱曰楚人卞和以玉璞三獻不遇楚王遂再則其足

孤趙曰言鄭監必度我旅情之孤 經過憶鄭驛朱曰鄭莊置驛 斟酌旅情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朱曰易重門擊柝孟子抱關擊柝 東方明

星亦不遲朱曰晉傳云東方大明星光 影照千里注曰日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

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

釋文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

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 鄰雞野哭如昨日蘇

張禹鄰雞哭野廐馬嘶風起坐拊髀望鄰長嘆○趙曰鄰雞聲已傳 物色生慙朱曰一 能幾

時朱曰顏延年日暮行樂歸物色桑榆時○蘇曰張 舟楫眇

然首此去蘇曰鍾繇駕松舟楫 江湖遠適無前期朱曰沈

范安成平生少年分手易前期○趙曰無前期謂不知所止 此門轉眄已陳迹朱曰王羲

間已為 藥餌扶吾隨所之朱曰謝靈運游南亭詩藥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朱曰顏延年賦 岸風翻夕

浪舟雪灑寒燈朱曰謝惠連遇風 留滯才難盡朱曰管

不可極盡吾欲... 趙曰任坊晚節著詩欲傾沈約用事過多辭
不得流便於是 **艱危氣益增** 洙曰漢馬援曰大丈夫窮當益
有才盡之談也 **艱危氣益增** 堅老當益壯蜀廖立見廢為民
從於汶山而志氣不衰 趙曰史云儒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
鯤鵬 洙曰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 又云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閔焉而後乃今將圖南也
趙曰公方儘南而往所以及圖南之義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郎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鷓鴣呼 洙曰爾雅鷓鴣麋注今呼鷓鴣
西都賦鳥則鷓鴣汎浮往來

漲沙霾草樹 洙曰白布範詩森森
荒樹齊折寒沙漲 **舞雪渡江湖** 洙曰古詩
雪半夜渡江湖 定功曰鮑昭勅劉公幹詩云一
風吹州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下飛舞兩楹間 **吹帽時時落**

洙曰孟嘉傳嘉為相溫參軍既和而正溫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
山參僚置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落墮溫謂左右及賓
客勿言且以 **維舟日日孤** 洙曰詩汎汎揚舟維繫纜 **門聲豈豈**
觀其舉止 以 **維舟日日孤** 洙曰詩汎汎揚舟維繫纜 **門聲豈豈**

外 趙曰題是簡鄭十三判 **為覓酒家壚** 洙曰司馬 **如傳文**
官故使鄭莊置驛也 君當壚如璞曰壚酒

壚 邱古曰賣酒之處 累土為壚以居酒瓮 四邊隆起 其一面高形
如鐵壚 故石壚耳 而俗之學者皆為當壚 為對溫酒火壚失其義
矣 晉阮籍傳公邑家婦有美色 當壚沽酒 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
酒 阮醉便眠 婦側夫不疑之 伺察終無它意 王潛冲為尚書令 著
公版乘輅 經黃公酒壚中 過 顧謂後車客曰 吾昔與嵇叔夜嗣宗
共酣飲 此壚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 自愁生天 阮公亡 便為時所羈
縲 今日觀此 雖
近 灤若山河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 趙曰僕嘗愛此爭道字却鄂渚
用於洪波之下可謂奇矣 鄂渚

分雲樹衡山引舳舻 洙曰屈原九章乘鄂渚而返顧漢武紀
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舻後持柁也 舳
舳頭刺櫂處也 言其舳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師古 **翠牙穿裊**

漿碧節吐寒蒲 趙曰將字在韻書音莊云所以隱船曰將 未今
詳其義乃菰蔣之蔣耳 蓋蒲有節而將未有呀

也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架泥

塗歌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迴赤壁趙曰赤壁在夏口之東武

昌之西○鄭曰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公江一百里南岸各赤壁周瑜破魏武於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浩浩

略蒼梧趙曰蒼梧在洞庭西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

洙曰屈平九歌湘君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禮記曰舜葬蒼梧

二如不從後漢獻帝紀建安十三年曹操自為丞相南征劉表表卒少子宗立以荊州降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周瑜傳曹公入荊州劉琮卒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不如迎之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非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以徒息二表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與老賊

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授孤也遂共圖計逆曹公遇於赤壁大破之曹公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之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聖朝光御

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斯養洙曰前漢蒯通傳隨斯養之

祿者闕卿相之位張耳傳名賢隱鍛鑪鄭曰鍛也趙曰

鄧養卒蘇林曰鄧取薪者也趙曰玩切小治

此言上雖復長安七八年矣而吐蕃猶未息是為駐切蓋於此

才淑之人有隨鄧養者名士之賢有隱鍛鑪者嵇康和居貧嘗與

向秀共鍛於支硯邵平元入漢洙曰前漢蕭何傳陳稀反高

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誅信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平謂何曰謂自

此始矣上言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

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所以寵君願

君謝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師古曰召讀曰邵

○趙曰公以其身不得歸長張翰後歸吳洙曰晉書文苑傳

吳人晉丞且士罔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

米葦美鱸魚鱸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

遂命駕而歸人皆謂之見幾○趙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

鳥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夢符曰右按岳州圖經洞庭湖在縣西南一里荆州記云巴陵

南有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周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水經注曰沅水注洞庭湖中會於江山○鄭曰十道志在岳州荊州記因青草山為名周回八百里范注荊州記青草湖夏月直度百里日月出於湖中吳錄地志巴陵有青草湖蓋洞庭本拍吳縣南所謂太湖是也

宿槩依農事 趙曰此言楚人於湖中種田故船槩所宿之處依之也 **郵籤報水**

程 趙曰舟中所用以知時也漏籌謂之郵籤古詩維人司漏轉更籤 **寒水爭倚薄雲月遞**

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朱曰九歌云駕飛龍兮北征道吾道兮洞庭○趙曰未有念鄉之意鴈乃此征人之不如也

宿白沙驛

朱曰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

朱曰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客游倦水宿風湖難具論

人煙復此亭

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

洪曰博物志曰仙查犯牛斗客星於蜀郡問嚴君平

隨波無限月

蘇曰景差湘江辭云隨波無限月愁殺獨醒人望月莫蘭

的的近南滇

朱曰莊子鵬為海運則將徙於南滇南滇天池也

之明也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

朱曰古樂府行行重行行

雲山兼五嶺

朱曰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各交趾合浦果有此嶺陸機從軍行南涉有五嶺嶺○魯曰陸機贈顧文趾詩代鼓五嶺表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蒼舒曰右按秦始皇定楊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騎歸嶺二也都龍嶺三也略緒嶺四也越城嶺五也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焉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有五焉○黃曰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何曰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柱陽甲騎嶺二九真都龍嶺三臨賀萌緒嶺四始安越嶺五

壤帶三苗 朱曰舜典三苗于三危注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豳三危西衣罔昭元年說自古諸侯不用王

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 趙曰蒲長於雪消之後

扁

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入喬口 朱曰長沙北界

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漠漠舊京遠洙曰陸機樂府街巷紛漠遲遲歸路賒殘

年傍水國洙曰周禮水國用龍節落日對春華樹蜜早

蜂亂田曰樹蜜棋也崔豹古今註曰棋一名樹蜜一名木餽實

也。師曰樹蜜棋也。或作栢。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

上。所謂止棋來巢是也。而說者謂蜜當作密。非也。若望堦率寺詩

云樹密當山徑江深江泥輕鷺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

長沙洙曰前漢賈誼傳天子議以誼在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以誼為長沙王傳誼既請

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後梁王勝墮馬死誼自傷

為傳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老子曰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傳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則此渚乃以

是得名乎。鄭曰寰宇記銅官山在湘縣南一百一十

八里與長沙分縣界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八更燒山

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洙曰漢武詔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益生高七八寸因

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水耕。歐曰古樂府虞出

南飛來雙白鶴奮翼遠雲煙俱接集此地一幸背清田。師曰吳

兢樂府古題要解曰艷歌何嘗行亦曰飛鶴行古調云飛來雙白

鶴乃從西南來又右樂府載飛來雙白鶴三篇梁元

帝云時從洛浦渡飛向遼東來皆過去難攀之意也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洙曰詩終風且

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生從上下。趙曰言晚之後蒸初

鬱也。所以生瘴。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實言昏曠之狀也。

宵鼓大鑪洙曰莊子大宗師以天地為大爽携笏卑濕地洙

前漢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唐兒微无寵故王甲濕貧困聲拔洞

賈誼傳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乃為賦也

庭湖趙曰言風之清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趙曰魚

爽雄大如此也

藏伏鳥獸驚而呼鳴則風之勢可知矣滌除貪破浪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浪萬里浪愁絕

付摧枯執執沉沉在執執漸不以懼凌寒往往須且

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子宿為信耶樊江賦

舟子於是湧掉涉人於是衰容問僕夫黃曰邵平衰容忘事

今畏非盛怒趙曰盛怒言風也宋玉便道即長驅曰右

按春秋左氏傳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犒師楚子執之將以累敵對曰今君奮焉震電憑怒注杜預曰憑盛也隱几

看帆席郭子曰海賦挂帆席莊子南雲山湧坐隅若雲山也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酒賦其品類則沙洛綠鄰鳥御若下曉行湘

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為長沙王

大褚公書絕倫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

世南死後無人可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勁甚得下

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下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无舛誤

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怒令引出

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三年為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

神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楓阮藉詩云湛湛長江水下有

楓樹林○趙曰此詩題是雙楓乃實道其事自驚衰謝力不

道棟梁材趙曰如案稅之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

趙曰今欲乘此楓泛江而土天於此戴紗帽而浮其上則浦水之浪自足浮之楓皮上有苔蘇不能不滑故須截去錦苔而後可乘

也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趙曰此用乘槎事也詳見上註

登舟將滴漢陽

春宅弃汝去

趙曰公二月到潭州因居焉則自春所有之宅名之曰春宅

秋帆催客歸

趙曰將歸秦庭也

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蘇曰馬季良渡江賦云浦浪西濯

風吹木江淹云浦浪輕花泛沙風吹客衣

生理飄蕩拙

夢符曰右按南華真經莊子之楚見羈縻驥然有形

擻以馬撫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蘇曰吳產飄蕩率落拙治生計幾為人笑吾以媿於朋友何日反故山采芣菊

枕石漱泉遂此麋鹿之性

有心遲暮違

趙曰遲暮晚年也楚詞傷美人之遲暮

中原戎馬

盛遠道素書稀

修可曰古詩呼兒身鯉魚中有尺素書

塞雁與時集檣烏

終歲飛

趙曰帆檣之上刻為鳥形取其占風

鹿門自此往

洙曰見應有鹿門注趙曰龐德公携妻

子隱於鹿門

永息漢陰機

洙曰見上者火井復褶褶注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

洙曰如宋鮑昭詩風餐弄松栢雲卧恣天行。蘇曰風餐食柳

下值雨坐蓬窻句法絕妙不知誰詩也恨不見全篇首句直明至此遂託而疏之疑子美亦法此二句而作也其詩二句在晉文類

中結纜排魚網

趙曰言結纜之處有魚網相排也

連檣並米船

洙曰檣船上帆

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祗應學

水仙

趙曰公自謂也南庭者南方之庭備北地謂之北庭耳

南征

春岸桃花水

洙曰謝靈運詩海鷗戲春岸更信早春詩流水桃花色春州杜若香。趙曰韓詩章句曰漆與有方

渙渙方謂三月桃花水下

雲帆楓樹林

洙曰招魂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所籍詩湛湛長江水上荷楓樹林

生長避地

洙曰李陵書曰陵豈前生之士語賢者避世其大避地

適遠更添襟

洙曰四愁

詩側身南望涕沾襟王仲宣詩遠身適荆蠻

老病南征日

洙曰招魂曰泊吾南征趙曰公言其將楚適也

君恩北望心

洙曰四愁詩側身北望涕沾巾。趙曰公既在京北功首之命為領君恩矣所以北望長安也

百

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洙曰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又云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師曰峽人以二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漲
可以下峽南自蜀南征吳楚故越越桃花水楚岸多楓樹

久客

羈旅知交態洙曰鄭當時傳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清乃見

淹留見俗情蘇曰張遼漂泊淹留始見世俗人情交涼俯仰皆時世躰態仁者必不為也**衰顏**

聊自哂小吏最相輕禮晏叱曰小吏何敢侮予**去國哀王**

粲洙曰王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正講患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傷時哭賈生**洙曰賈誼

上書言時事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太息者六**狐狸何足道豺虎正**洙曰一作

亂縱橫洙曰孟陽七哀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趙曰時吐蕃之亂未息也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雋夢符曰右按唐地理志劔南道

蓋古梁州之域蜀郡廣漢據為越雋益州牂柯巴郡之地物為鷄首。趙曰以吐蕃之兵未息也**風雨暗荆**

蠻馬矯街盧內洙曰淮南子曰馬從風而飛以受氣力

蓋以避繳終**猿啼失木間**洙曰見哀**弊裘蘇季子糜國**

未知還洙曰蘇秦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裘色敝仲尼歷聘諸國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洙曰魏文帝行旅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

披衣起**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師曰甫此二句正旅中

途**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洙曰見今日暮途窮注詩伐木不如友生。趙曰顏延年

詠阮籍詩途窮能無慟**老妻書數紙應來未歸情**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洙曰一作高**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無弃物蘇曰王祥聖世物無大小皆料材適用無弃擲者**老病已成**

作衰 一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注華池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三川舊注引西周歸路晚山

三川却是說長安矣不知其名偶同眩惑學考矣 歸路晚山

稠師曰山重疊也 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戍樓樓也人欲遠望故

作樓也 趙曰此言地經喪亂寂乎無人市朝今日異蘇曰江

而然也 師曰言兵敗散亂故鳥集之 喪亂幾時休遠愧

歸金陵過秦淮覽物彷徨長漢市朝人情 梁江惣還家尚黑頭長夜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

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失所各在天一隅 年年非故

物洙曰謂流徙不止於故常之地爾 趙處處日躬途洙

曹亂而道不行爾 趙曰顏喪亂秦公子洙曰謝靈運擬魏

延年詠阮籍詩窮途能無慟 悲涼楚大夫洙曰屈原宋 平生心已

折賦心折骨驚 行路日荒蕪

過洞庭湖

鮑曰洪玉甫云有人得之 鮑曰洪玉甫云有人得之 江中石刻直方詩話亦云

鮑室圍青草龍堆隱本中曰 白沙護堤洙曰 盤古

木迎棹舞神鷗破浪南風正回檣洙曰 畏日斜湖

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洙曰 星槎

古詩二十四首

述懷上

述懷

彦輔曰晉阮籍嘗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

去年潼關破

鄭曰潼徒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

妻子隔絕久

新文曰

宗紀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僭號於東京賊將安慶緒犯潼關哥舒翰軍敗退翰至潼關為其帳下少拔歸仁以左右數十騎執之降賊關門不守京師駭河東華陰上洛等皆委城而走乃誅幸蜀也

脫身得西走

朱曰按新唐書天子幸蜀甫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元年

麻鞋見天子

蘇曰焦卓見文帝麻鞋烏帽舉動詳正帝鳳翔有云夏商以草為屨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則麻鞋字亦有所據而言也

衣袖露兩肘朝廷

慙生還

鄭曰慙首須切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

厚

朱曰三言奔走流離迫於窘困至於麻鞋以見天子露路兩肘言衣不完也莊子言原憲振袵而肘見按新唐書言甫至德二年

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

口 趙曰不欲遽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朱曰三川在鄜州 傳 寄

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家三川艱窶彌年 需弱至餓死者 殺戮盡數千 里斷絕人煙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 蘇曰平王褒文云西山地冷靈骨未朽秀氣直 冷骨未朽 然君既長卧復鍾後賢其碑斷裂不見完本

幾 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欽岑 鄭曰上去今 猛虎傷樹影

結回我首 信小園賦穿漏茅茨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

月後 趙曰十月後非冬之十月也何以明之公往問家屋 反畏

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 朱曰凡王室中否而再 興謂之中興如周之宣

生平老耽酒 朱曰齊桓好酒魏曹植賦曰若耽于 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

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霍光傳昌邑夜飲湛酒於酒師古曰 沈讀曰沈又讀曰沈荒迷酒也

叟 師曰孟子云老 而無子曰獨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朱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奉先屬京北郡緣皇家陵寢武后分置醴泉縣○鄭曰唐開元四年改同州蒲城為奉先以奉睿宗橋陵○師曰甫時妻子在奉先縣故甫往省家焉祿山反作此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朱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杜主祠四所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長安南五十里布衣韋帶之士古詩老大徒傷悲○趙曰杜陵公所居之地也**許身**

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朱曰孔子竊比於我老彭○蘇曰子美舉十六相身閑道與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口中語也**居然成濩落**朱曰蘇子容猶郭恣也落零落也濩胡落切○豈曰生民詩居然生子**白首甘契闊**朱曰擊鼓詩死說毛氏曰契闊勤若也陸士衡贈弟士龍詩安得携手俱契闊成駢服贈盧諶契闊豈但一魏武契闊談讌心念舊思陸機契闊踰

三蓋棺事則已六臨曰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孔子云學而不已闔歌乃止**此志常觀豁**鄭曰觀几窮年憂黎元嘆息腸作腹**內熱**朱曰荀子窮年卒歲賈誼曰丁姓黎元輒於下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謂靈運可窮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朱曰蘇山長莊子我其內熱歟**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朱曰沈休文綴事多違莊子身居江海之上心游魏闕之下江淹江海從遭迴○趙曰莊子曰就數澤處問曠釣魚問處無為而已此江海之士選出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生逢堯舜**朱曰一君不忍便永可以見江海志之義矣

當今廊廟具構夏豈云缺朱曰孫通傳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土之略潘岳詩廊廟惟清俊潘尼詩廣廈構眾材又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潘安詩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朱曰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實在陛下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梁劉孝綽詠日詩**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

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朱曰木玄虛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突孤孤遊晏巖數偃高濤○趙曰韓非子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求其穴言當自安分求穴以安耳何為必欲慕學大鯨之處大海乎○晁曰博物志鯨魚大者

園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朱曰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

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朱曰

園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朱曰

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朱曰

數十以茲悟生理獨取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

埃沒終愧巢與由許由也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遣放歌頗愁絕朱曰顏延年詠劉參軍詩歲暮百草零

疾風高岡裂朱曰張平子賦孟冬作陰寒風肅殺冰霜慘烈

陰嶢嶢客子中夜發朱曰

霜嚴嚴衣帶

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帶嶠朱曰西京賦

草粟脩膏調以備供奉乃種瓜蔬隨時真奉矣

蹴踏崖谷滑鄭曰蹴七六切也黃帝與蚩尤對九戰九不勝三日三夜天霧冥

星名是非

瑶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朱曰周穆王天子傳

君

臣朱曰一作聖君留懽娛朱曰晉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

樂動殷穆鳴

賜

浴皆長纓朱曰江淹詩朱黻成髦士長纓皆俊

與宴朱曰

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曰謝玄暉直中

其夫家聚歛

鞭撻朱曰

其夫家聚歛

其夫家聚歛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作願欲邦國活實欲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逸曰南史王廣之子珍國字德重為南淮太守郡

竟若飢乃發粟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救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

意臣如忽至理君豈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

慄洙曰詩齊濟多士又發言盈庭語使民戰慄。趙曰上句皆

宜戰慄而求活國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洙曰內金盤

衛霍室勳臣家也後漢皇后紀鄭况后弟賞賜金錢繅帛豐成無

北京師號沈光家為金穴江淹詩常學衛將軍。趙曰衛霍皆以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洙曰江淹願作

暖客洙曰一貂鼠裘洙曰說文貂鼠也

悲管逐清琴勸客馳而文黃山丁零國

霜橙壓香橘而文黃山丁零國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洙曰

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勝曰官渡地名曹

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洙曰列子湯問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

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

拆枝撐聲窸窣鄭曰上息七行旅相攀援鄭曰于元川

廣不洙曰一可越洙曰古詩樵老妻既異縣十口隔

風雲洙曰古樂府他鄉各誰能夕不顧庶往共飢渴入

門聞號咷鄭曰上胡刀幼子飢洙曰一已卒洙曰易同人

吾寧捨一裘里巷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末

洙曰一作禾

貧貧窶窶有倉卒

洙曰終窶且貧

生常免租

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

洙曰一作獨

酸辛平人固騷屑

洙曰劉越

石備辛酸之苦所籍詩感德懷辛酸

默思失業途

洙曰一作徒

因念遠戍卒憂

端齊

洙曰一作際

終南頽洞不可掇

鄭曰頽胡孔切掇都活切

月何時可掇。趙曰夏與終南山齊則夏之積而高大如此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鴻濛鴻洞莫知其門。師曰甫念彼遠戍之兵其積憂與山齊高柰天下頽洞未可據撥而絕之也鴻洞亂貌

壯遊

魯曰按新史本傳言公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師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

往昔

洙曰又云往者

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洙曰阮籍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

玉顏閔相與期鮑明遠十五誦詩書篇翰靡不通。趙曰謝宣遠賦張子房詩祭祭翰墨場

以我似班揚

洙曰班固揚雄

七齡思即壯

魏豫州啓心

洙曰

班固揚雄

七齡思即壯

詠鳳皇

蘇曰張華五歲能詩見畫鳳皇觀久之客命詠之隨口即成人皆嘆服

九齡書大字

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修可曰枕山寂夜與山巨源書剛

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不可二也

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

八極俗物都茫茫

洙曰嗜酒注已見嗜酒見天真孔文舉薦襴衡表嫉惡若讎恨賦脫畧公卿跌宕文

東下姑蘇臺

洙曰伍被傳淮南王陰有邪謀被諫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

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姑蘇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二十五里史吳世家越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時見

已具浮海航

洙曰航大舟也

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洙曰山海經大荒之中腸谷上

桑底濯足腸谷皮

王謝風流遠

洙曰王戎謝安也

闔廬山墓荒

洙曰闔廬吳王

公子光也吳越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園西北名曰虎丘穿土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七十萬人共治千里承池西周深丈餘鉅棺三重積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鴈之屬扁諸之劍魚千腸在焉葬之二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

劍池

石壁方也見上**長洲芰荷香**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中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

曰長洲在東吳吳都賦帶朝夕之脊池佩長洲之茂苑鄭曰寰

宇記云蘇州長洲**嵯峨閭門北**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峩

峩飛閣**清朝映迴塘**秋闈問內傳云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

跨通波闈問風之蛇門者以象地戶清朝非文王之廟乃吳文皇帝孫和

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分吳郡丹陽為吳郡郡置太守四時

奉祠立寢堂**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冢在吳縣北海里

號曰清朝

聚去城十里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

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犇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

為太子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人從而歸之

枕

戈憶勾踐身焦思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出則嘗膽卧則枕戈

渡浙想秦皇疑山浮江下觀藉河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

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

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

中

聞匕首也得專諸善待之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

中而進之以刺王僚僚已**除道晒要章**初買臣免特詔常從

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及拜為人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

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

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輕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

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

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曰

守相推排陳引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須長安縣吏乘駟馬車

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留

車百餘乘入吳界見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

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越女天下白**蘇曰風俗記梁援曰天

食之居一月妻自縊死

女那鑑湖五月涼蘇曰蘇州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

石畔常繁不生蔓草蘇曰蘇州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

年五月泛鑑湖涼風吹而殊不識炎熱

剡溪蘊秀異晉宋

間名士多起於此鄭曰剡溪縣名時再切

師曰自東下姑蘇臺至此句謂游吳越之地

欲罷不能忘歸

帆拂天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姥姥曰謝靈運登聞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

歲貢舊鄉 汭曰按新史書傳甫少貧不自振氣刺屈賈

壘 鄭曰刺莫婆切。汭曰賈山傳贊賈山自下刺上屈原賈誼壘土前戰壘也孟東曰刺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刺音摩擊勵也

目短曹劉牆 汭曰目一作日。賜之牆也及有故。忤下考功

第 鄭曰忤五故切。汭曰武德舊令考功負外郎監試貢舉人貞觀已來乃負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中後

獨辭京尹登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

叢臺上 汭曰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那鄆鄒陽云全趙時武力鼎平子焚架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

夕獵青丘旁 汭曰青丘地名。鄭曰青丘千乘縣齊景公有馬千駟政

呼鷹草 汭曰一檉林逐獸雲雲岡射飛曾縱鞚

引臂落鵝鷄 汭曰引一云蘇蘇

忽如携萬強 汭曰舉鞞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師曰快意自放蕩齊趙間至此句謂遊齊趙之地

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師曰按唐史甫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咸陽西京也

許與必詞伯賞遊寶賢主 汭曰賞一作貴孟子賢王

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汭曰玄宗朝禮元王敬中好善而忘勢

羣公會軒裳脫身

天子發食召 蘇曰嚴光見光武發食召見

痛飲信行藏黑貂

班鬢元稱觴 汭曰秋興賦班鬢慮以承弁閑居賦

杜曲晚耆舊 汭曰晚一云挽者舊故也

四郊多白

坐深鄉黨敬 何曰今復推邑日為長上故云云

赤族迭摧殃

舉隅見煩費

清書

二十四

無所愛 汭曰帝奇其材使待詔集賢命幸相試文章擢西河尉不拜

不免弊 汭曰蘇季不用於秦而黑貂裘弊

揚 汭曰言死者眾也。何曰今復推邑日曰白揚乃濱上之草也

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 劉曰朱門權貴也傾奪爭權也

國馬場粟丘 汭曰漢有大常三輔粟丘。蘇曰伍子胥曰國無粟支凶

引古惜興亡洙曰言引古以辨今則足以河

朔風塵起洙曰綠山起於何朔。蘇曰吳壯河朔風塵頌洞獵

岷山行幸長洙曰云宗兩宮各警蹕萬

里遙相望洙曰肅宗即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

亦命子涿鹿親戎行洙曰以黃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肅

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山海經曰無臯之山南望幼海東漢注云

清曰少海或謂肅宗太子廣平王為元帥故無少海詳觀此詩之

意恐非是崆峒在西少海在東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則東西

南比皆不寧也禹功亦命子啓戰於甘之野正指太子為

元帥涿鹿親戎行蓋黃帝與蚩尤戰涿鹿指肅宗親征

擁吳岳洙曰翠華太螭虎噉豺狼鄭曰噉音淡。蘇曰

瓜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洙曰房瑄敗于陳壽

梁大軍載草草韓曰草草凋瘵蒲膏育洙曰見沉沉二

備負竊補衮洙曰譏時相也憂憤心飛揚上感九

廟焚洙曰天下憫萬民瘡蘇曰漢景一日不悅羣臣請問

斯時伏青蒲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

廷諍守御床洙曰王陵面折廷

怒幸無傷洙曰詩王聖哲體仁恕師曰自此句以下復

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洙曰時天子收復

小臣議論絕蘇曰崔宏陛下老病客殊方

鬱鬱苦不展洙曰張平子鬱鬱不得志。蘇羽翮困低昂

秋風動哀壑瑄蕙捐微芳洙曰陸士衡唐上行江離生幽

詩十一 卷五

華難久鮮傲氣與之推避賞從鄭曰去吉。朱曰介之推從

持殄餘芳道風指入漁父濯滄浪朱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如萬物歲暮不免嚴霜之患朱曰言勳業雖盛而不能損退

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蘇曰鄭康成才格迥出尋常輩趙曰言榮華與勳業相敵不

可妄求也然歲暮而嚴霜降則傷其遲暮元復勳勳業以取榮

華矣所慕者若范蠡泛舟學海變姓名號鴟夷子其高才遠引乃

出尋常之才格也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之耻以為大名之下

遣懷

昔我遊宋中鄭曰宋州也禹貢豫州城秦改為梁國惟梁孝

王都朱曰宋即古大梁也名今陳留亞朱曰陳留劇則貝魏俱

在河北劇大也邑中九萬家高棟昭通衢舟車半天下

主客多歡娛趙曰主則本郊人客則游寄者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

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朱曰言多豪傑也文三王傳梁

淮陽王十二年因梁懷王揖入朝墮馬死元子國除遂徙王梁後

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梁最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

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治宮室傳屬平臺憶與高李輩朱

趙曰鮑明遠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高適論交入酒壚師曰甫昔與適白嘗游此酒壚埋兩公

壯藻思饒曰文思也得我色敷腴朱曰世說王濬仲為尚書令

過頤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此壚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自愁夫二阮公二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

山河兩公李高也言高李得我而後摧折故敷腴也。蒼氣酣

登吹朱曰一作臺懷古視平蕪朱曰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

振。鄭曰在開封縣南五里。蘇曰新唐本傳云甫與李白芒碭

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能測蓋謂此也

雲一去鴈鷺空相呼朱曰前漢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曰

與人俱求賞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嘗有雲氣故從往掌得季雲去乃人士也不欲指言之尔人上馬驚相呼師曰謂懷古也先帝正好

武師曰先帝謂玄宗好事邊功也寰海未凋枯洙曰言方盛之時也猛將收西域

長戟破林胡洙曰玄宗之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王君房張守珪王忠嗣輩皆以邊功為已任故張說獻鬪牛以

不之改箴之而上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趙曰攻取豈無勝負耶但獻捷而已未嘗

言輸而不勝組練奔如泥洙曰吳人大破楚軍楚之免者惟組練三百而已組練甲練被練也尺土

負洙曰一尺之土以百夫為賞則不惜人之命拓境

功未已元和辭大鑪洙曰謂政失其平和矣繼有安史之亂趙曰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大鑪

亂離朋友盡合百歲月徂趙曰朋友指言高李也洞簾賦云薄索合沓注云重沓也。晁曰合

繼沓相繼兒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媿獨在天

一隅洙曰一隅蓋甚媿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洙曰乘黃駿馬也喻賢者凡馬喻常才。蘇曰古駿馬行飛黃汗血已去矣。駑駘凡馬徒區區孔融駢足超死凡馬徒追奔不復

有顏鮑洙曰顏延年鮑明遠常作荊州參軍作蕪城賦以調宋趙曰又以鮑比高李二公矣公嘗與白云

俊俊說鮑參軍繫舟卧荆巫洙曰荊州巫峽也。鄭曰在白帝城及南郡臨殮吐更食

常恐違撫孤趙曰蓋恐違矣撫養高李二公之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洙曰蹭蹬失勢貌。趙曰潘羅

老夫蹭蹬任意拙於生事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洙曰

左傳餬其口於四方注餬鬻也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色地

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洙曰言少年不見欺而已李固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更元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也窮迫挫曩懷

常如中風走鄭曰中風仲切。洙曰傷州態之薄也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一紀

出西蜀于今向南斗趙曰公自乾元二年入蜀至大曆五年離蜀而在楚地乃南斗之分拾十二年

見欺而已李固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更元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也

窮迫挫曩懷

矣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朱曰暮齒暮年也顧况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言其易衰

也冥冥九疑葬聖者骨亦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

久朱曰陶唐帝堯氏也其民無知焉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九山相似行者疑或故名之曰九疑

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修

曰屈原汨羅之次賈誼長沙之謫皆眼前楚地之可弔者也齒萃清湘石逆行雜林藪

篙工密逞巧朱曰操舟者氣若酣盃酒訶謔互激遠回

幹明受授鄭曰幹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朱曰穎脫

古來經濟才何獨罕有趙曰回幹轉其船也相呼相命以求

以推凡事皆藉鋒穎脫見之手乃能妙絕也授善知此者應能觸類

挂玄蛇吼黃罷在樹顛正為羣虎守楚曰詩疏曰熊能

則顛倒投地而下也柳子厚作能說云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羅觀公詩意以羅解樹而守虎明矣羸骸將何

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揚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罔脫身亦奔竄

朱曰謂避賊所之亂入衡州也趙曰湖外言洞庭湖之外衡州是也戎馬亂指言賊珣之亂平生方寸心

反掌帳下難朱曰謂崔嗚呼殺賢良朱曰按新史權為治

澧州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也不叱白刃散趙曰舊本反掌蔡伯世

非丈人特沒齒埋冰炭夢符曰古按論語管仲奪伯氏駢足

炭不耻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

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朱曰痛彼遇中丞連帥

職朱曰詩有方伯連帥之職趙曰中丞陽公也崔曰唐書云封

德州刺史陽公各出兵討賊珣謂連帥乃古之諸侯也

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懸實諸侯半洙曰謂陽中丞也

士卒既輯睦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隨武子曰昔歲入陳今

矣茲入鄭民不罷勞居無怨讟而卒乘輯睦事不奸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符曰右按前漢書項籍傳古

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注文穎曰居稍逼長沙館隣好

彼克脩天機自明斷趙曰公自注云陽中丞琳問南圖卷

雲水北拱載膏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洙曰南圖

南也此拱謂誅亂組暴以尊王室也如此則書於史臣者光美而

見於策略者為壯觀也。田曰南圖蓋莊子鴟飛萬里而圖南事驅

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趙曰數公子按唐史儂州刺史楊子

出丘討賊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洙曰言願同伐叛之公子

猶軟弱也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夢符曰右按前漢馮奉世

六萬人太常千秋將以助焉奉世以得其眾不須始謀誰其間

復煩將上讓之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又向疑焉始謀誰其間

迴首增憤惋趙曰裨將上表而數陳不明同一貫且所以問

宗英李端公洙曰宗室之英秀也。田曰右按呂溫河間元王

又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

已紊彝典說京兆五守西漢莫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趙曰端

亦以兵討玠李肇國史補曰御史相呼為端公守職甚昭煥

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徵凶徒略無憚

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夢符曰右按道德經天下神器

又文選西都賦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扣寂豁煩襟

皇天照嗟嘆趙曰陸士衡文賦扣寂奠而求音師曰戎馬亂拍

入衡州詩云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是也特四特也冰炭謂與

小人不相入也臧玠之亂欲召甫甫以病辭遂泊于湘岸形骸改

昏且痛彼遇亂而死者中丞指陽濟為衡州刺史封疆之內權得

按察故以兵來問罪縣實諸侯半言封邑半於古諸侯也促精悍

言督促精銳強悍之兵以討珍漢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使人
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乃徒義帝長沙郴縣上
游江之上流也長沙屬潭州陽濟修鄰郡之好機謀果斷圖畫湖
南北尊王室如是則名聲光于史籍而計策又何其壯觀也子美
常送嚴公詩曰南圖迴羽翮北極捧星辰或說南圖蓋莊子鵬飛
九萬里而圖南故事也數公子指澧州刺史揚子彬道州刺史裴
虬之類共出兵伐珍其英聲節義足以振激衰懦編裨副將也表
三上謂上章陳臧玠之無罪言崔瓘之滅剋軍士衣糧率皆鹵莽
不明確之用心也始謀指珍也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兩
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節相呼曰曹長郎中負外御史拾遺相呼
為院長唯御史相呼為端公李端公蓋御史也名勉乃宗室大賢
中出為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珍變通迫脅地言釋脅從之人以安
衆心足見其明權變也焉得筭言謀畫之多也王室不肯微言李
公不肯令王室之微必斬臧玠以幹止神器亦使兇徒少有憚畏
扣寂言以詩發反默而豁煩悶之懷冀皇天有以知之也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

朱曰莊子榮啓期三樂亦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

丈夫重天

機

朱曰莊子天機不張注不露也

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

朱曰孟子所謂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

嗟余竟輾軻將老逢艱危胡鷄逼神

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間啼

朱曰胡鷄安史也迫神器

言陷長安也安史亂河洛之間格鬪尤甚故云化為血公卿奔竄故啼於草間也

西京復陷沒翠蓋

蒙塵飛

朱曰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故曰翠蓋蒙塵飛

萬姓悲赤子兩宮奔紫

微

朱曰玄肅二宮也

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

及正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

朱曰國用尚乏屈不免上下督責也

高賢迫形勢豈假相扶持疲茆苟懷策棲屑無所施

朱曰言上下顧忌無所施為也矣

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

朱曰禹湯罪已漢武哀痛

之詔皆先王之事也

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艷城氣

朱曰

氣衝牛斗詩注

回首蛟龍池

朱曰見蛟龍得雲雨注

齒髮已自料意深陳

苦詞

師曰莊子曰人之所貴者男也人為萬物之靈丈夫所重者天機之靈也故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軻不得志之貌紫微垣乃帝座也茲雄多是非言祿山敗思明又起也正觀時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今國川尚乏上下督責故云未及正觀時高賢迫形勢言進用者皆以執力援何暇扶持於甫哉疲萊甫自言良老雖懷策略何所施設帝於此時下詔痛自刻責故云先王實罪已豐城獄有寶劍氣衝牛牛蛟龍得雲雨非是池中物甫自視齒髮駸凋不復若寶劍蛟龍之身奮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鄭曰郴州桂陽水北流入

連州桂陽縣在桂水之陽桂水出會稽禹崩葬之所悵望蒼梧暮洙曰桂水出會稽禹崩葬之所潛魚不

街鈞走鹿無反顧洙曰皆避難意○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銜而走險急

何能急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洙曰亂離之徐不得遂其平昔幽曠之心而反拳拳

求其全也狀言屈身以求其全也衣食相拘閔鄭曰牛代切外閉也明知限流寓風濤上

春沙十里侵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立復度井竈任

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

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汗桃源洙曰見欲問桃花宿注拙計泥銅

柱泥乃計切○洙曰見銅柱傾側注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

中原焉得所歷住洙曰盜賊充斥不可為久住計葛洪及許靖避世常

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騫鄭曰二羸瘠且如何

魄奪針灸屢洙曰楊雄曰方其有事則聖賢馳騫不足擁滯僮僕慵稽留篙

師怒洙曰稽留遲滯也篙師舟人也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

融客洙曰祝融峯地多神仙所居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

星羅浮展衰步洙曰老人星在南極羅山浮山二山合躡謂之羅浮○師曰邦危壞法則言祿山素紀綱

也聖遠言聖人已遠不復見三代之治也故云愁慕禹崩於桂水舜葬於蒼梧甫流離至此慨想舜禹之君不作賢人避世故云潛

魚不銜鈞走鹿無反顧拳屈也亂離之祭不得遂其平昔幽曠之心而反卑屈其身故云拳拳異平素閔不通也明知限流寓謂飄

泛各在一隅逆行少吉日謂經歷風波之險也昔秦人避亂於桃花源今我泥于銅柱山其計甚拙又且多憂得無汚辱於桃源乎

葛洪許靖皆避世之士其賢如彼愧吾之愚困於馳騫僮僕為之慵倦篙師亦怒其遲留甫意欲養老于羅浮庶幾鬆杖屨之遊故

末章有終當掛帆帶之句祝融司南方茅君內傳曰大夫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神仙所居南極星有老人星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井井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趙曰古樂府井井幕中趨古詩行行重行行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言貴賤貧富一委順之而已所謂樂天知命者趙曰賤之所以悲者以貴形之也故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以不足者以富形之也故無富則貧也亦足此萬古一骸骨歸於此隣家遞歌哭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洙曰言光景之迅速也全命甘留滯

忘情任榮辱洙曰一歸之於真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趙曰公嘗為左拾遺今又為工部員外郎則所謂朝班公時年五十六矣所謂暮齒然日給還脫粟而已蓋其貧故也編蓬

石城東洙曰編蓬在石城東采藥山北洙曰一谷采藥白雲隈畧以

肆所養許政隱居北山採藥讀易自號太易先生漢武三召不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

綠非關故安排洙曰謝靈運詩居當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曾是順幽獨洙曰謝靈運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鈞曲曲直吾不知

負暄低樵牧洙曰後漢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封公疾日之暄以候樵牧之歸也列子楊朱篇曰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以過冬暨春東作日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纊狐貂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重賞師曰古樂府陌上桑云盈盈公府步井井府中趨井井無氣貌人趨競於物則其氣喪矣凡百所行但見羈束不自由也君子當安乎富貴貧賤樂天知命而不憂南檢校工部故云朝班暮齒乃晚年也編蓬所以禦風雨採藥所以療衰病雖不特達然能守其節操不為紛華所變故云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孟子曰古者以利為本入當安時處順不用注意安排排着則是以利為本是以達理之士其直如弦負暄久皆也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

洙曰洛神賦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白日之照屋梁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蘇曰武璋云飛走水陸咸有儔

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一作室天寒行旅稀

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一作感中人一作楚辭以薄寒中人

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一作功

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一作民未有知結繩之

禍首燧人氏厲

階董狐筆一作非之端起故以燧人為禍首以董狐為厲階也君看

燈燭張轉使飛蛾密一作祭則愈繁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

瑟一作趙曰莊子其疾俛仰之間終契如往還一作然契真如得

匪合一作云金仙術一作師曰甫以私居口躄為要索不免驅兒營治

如膠漆然是以燧人火化董狐直筆此甫所以有禍首厲階之語

神俛仰無所疑滯視死生如往還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一作折言其恭也

拆春水滿南國一作水生也朱崖雲日高一作地名漢賈捐之

舟子發寢食飄風爭所

操一作洙曰乘風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薇女

鬻菘菜一作洙曰一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一作洙曰

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一作洙曰刀錐備刻剝也

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一作洙曰誅求喪亂紛嗷嗷

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一作洙曰女奴黠吏也自喜

遂生理花時貫緼袍一作洙曰語衣敝緼袍也

趙曰花時可以

逋逃之民也。師曰：甫觀百姓困於賦役，又自喜遂其生理，雖遇花時而衣緼絮，所甘心不辭也。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

洙曰：自祿山思明之亂，方已而吐蕃

復陷京城。○菊曰：咸謂咸陽，即西京也。時祿山連結吐蕃陷京城。

失道非關出襄野。

蒼舒曰：右

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揚鞭忽是過胡城。

修

曰：此說王敦作逆，明帝騎巴鎮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車形敦書夢日，透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鬃，鮮牛奴來，何不縛取，命騎

追之不及也。○炎曰：辟寇者奔走者，奔走迷道，故有是句耳。太也。

豺狼塞路人斷絕。

盜賊也。○蘇曰：龍德翁。○蘇曰：龍德翁。○蘇曰：龍德翁。

烽火照夜屍縱橫。

洙曰：漢制有寇則卒烽燧言寇

亂未平，故烽火照夜也。

天子亦應厭本楚。

洙曰：時帝幸陝。○趙曰：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

羣公固合思升平。

蘇曰：薛廷慶曰：羣公，豈不見天子遣播自台建立功勳，共登太平。

但恐

誅求不改轍。

朋曰：幾賦之重也。

聞道雙孽能全生。

洙曰：指程元振也。時

元振用事，嫖蛄大臣，故吐蕃入寇，以至功臣不肯用命。○符曰：代宗不能正其典刑。

江邊老翁錯料事。

眼暗不見風塵清。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

洙曰：雲濤盤難名，極為險阻。

向來雲濤盤，

洙曰：言得其助也。○趙曰：此言雲濤之問，盤轉未

眾力亦不細。

洙曰：言謂之盤，難者乎。散與同舟之人，所以謝其用力也。舊注：言險阻非是。

飛槽本無蒂，得失瞬息間。

致遠宜恐泥，百慮視

開者。

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

險之難，實藉眾力操舟，故得利涉。譬患難之際，賴眾力扶持，故得國安。是以昔賢計其安危，衣食與眾同，身其充足，夫何憂患之不及乎。甫之減米，亦為國者憂，以天下之意也。呀坑，乃灘口。飛槽，無根蒂，言至危也。

屏迹

衰年朱曰一作顏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

萍葉過年荒酒價之日併園蔬課趙曰甚蓋以乏酒價之故則併課園蔬賣之

猶酌甘泉歌朱曰一云獨酌酣且歌歌長擊樽破世修可曰

直也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垂壺壺盡缺子美長歌而擊樽破有類於此

逃難新添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

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嘆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羗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馬曰赤雲西謂返照雲漢皆赤也日脚下平地朱曰楚詞云

太清西都賦云崑崙崢嶸高秀也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朱曰

歸客一云客子范彦龍有客款柴門妻孥恠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

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歔朱曰歔歔感泣也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蘇曰謂更互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作更字讀則失其意甚矣。師曰相

聚與夢想不知其所以此語乃天然混成了無斧鑿痕耳

晚歲迫逾生晁曰晚歲謂暮年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

復却去憶昔好追涼趙曰晉安王薄晚涼詩曰向夕紛紛菹屏追涼飛觀中故繞池

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百慮朱曰江淹詩伏枕懷百慮賴如禾黍

收朱曰禾黍一作黍稌。趙曰言黍稌極是蓋黍稌所以造酒與下句相應已覺糟床注魯曰糟床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夢符曰右按離騷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佳人之遲暮

又吟

羣雞正作忽亂叫客至雞鬪爭朱曰一驅雞上樹

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蘇曰謝眺過鄴中貴交零落落有田峻野老四五人慰眺曰

道左酒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徐邈曰

曰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酒頌挈榼提壺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

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朱曰漢祖宴父老歌大風艱難媿

深情馬曰書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時玄曰

宗幸蜀肅宗撫慰之道有所未盡是何少子之恩反不若隣里之深情乎四坐淚下而仰嘆深為朝廷嘆惜此爾

遣興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朱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蕩蕩東郊道又駢上彼南山煙塵阻

長河樹羽成臯閒成臯在鞏洛間羽羽旗也迴首載酒

地豈無一日還朱曰前漢楊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陶潛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丈夫貴

壯健慘戚非朱顏

遣興 五首

朔風飄胡鴈師曰祿山胡人故以胡鴈比之慘澹帶砂礫鄭曰浪秋切小

明遠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飛揚又長林何蕭蕭立之曰喻大

胡風吹朔雪劉公幹涼風吹砂礫秋草萋萋更碧立之曰草喻小人草逢秋且凋瘵今乃

條不獲北里富董天朱曰左太冲南鄰擊手鍾磬北里吹笙芋

更碧高樓夜吹笛朱曰古詩西

武夫悍卒當祿山亂而能立功取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朱曰精曰絺綌曰絺曰綌

門方冬充尚衣葛絺充曰絺者絺也蓋於而無禦寒之服故耳

公詩文曰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暮春者春服既成花時而緼袍豈非無春服歟趙曰夫以九月授衣而猶絺綌給花時已暖當

有春服而甘緇袍
則公之貧如此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洙曰秦武安君頭小而駢駢趙曰詩明發不寐駢駢駢

金爪鏑白馬蹴微雲鄭曰蹴未七六切知所馳逐但見暮光

滅歸來懸兩狼洙曰詩並驅從兩狼兮趙曰言出獵之子

有所獲乃具貴家也師曰此詩諷國忠以貴如之兄位宰相帶

劍南節度未知所馳逐正詩不狩不獵之意歸來懸兩狼正詩有

懸桓之門戶有旌節洙曰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趙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前蘭摧台露下桂折秋風前

洙曰莊子人間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兩龔死時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虞董以香自

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阮籍詩膏火自煎燒多財

為采害○大臨曰膏漆蘭桂皆有用之物喻賢人君子所以煎割

摧折者以為小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洙曰故事凡拜

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赫赫蕭蕭京兆今為時所憐洙曰

第至于城東街名沙填赫赫蕭蕭京兆今為時所憐洙曰

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

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蕭望之嘗為左馮翊後飲鴆自

殺○蘇曰明皇雖誅蕭至忠常懷之侯君集云踏踏至此至忠亦

踏踏者耶故子美哀之云赫赫蕭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又盧湛何武

不赫赫遺愛常在人心○趙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雖已

誅矣然明皇賢其為人心愛不忘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

曰知吾用乾曜乎吾以貌言似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

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豈不賢哉此惟見杜公詩意舊注

引蕭望之鶴

自殺非是

猛虎憑其威蘇曰郭韞李雁如猛往往遭急縛洙曰曹

布縛虎不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洙

得不急子將食其肉寢處其皮○立之曰左傳襄二十八年子雅子

尾怒盧蒲弊曰壁之禽獸吾寢處之矣注云能殺而席其皮

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師曰祿山之猛不

醢亦足以為元惡之戒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崗

珠曰美人殺諸葛瑾以濛濛際累死束縛以篋弃之於石子崗○十

朋曰詩譏貴妃於夙昔之日勢如燄重炎當出及祿山亂死于馬

鬼山縛于道侯豈非束縛之比邪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二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五